[首頁](http://www.worldjournal.com/" \t "_self) > [藝文](http://www.worldjournal.com/category/%e8%97%9d%e6%96%87/)

**雛殤（一）**

**300 次**

1

曾畫眉算是車間裡的活寶。文革一來，這活寶被發配到了油漆組，和蘇北老大媽們一起用鋼絲刷擦鐵鏽，一天下來滿頭滿身的黃鏽。她竟然還會翹了一根蘭花指與人說話，而且嗲勁十足。

大熱天，車間裡總有三十七、八度，蒸籠一樣，人人都恨不得扒掉層皮。曾畫眉卻有本領全副裝備上陣，厚厚的帆布工作服一直扣到下巴底下，捂個大口罩，一頂工作帽再遮了半個腦袋。可是就算包得像粽子一樣，也擋不住漫天的灰塵和淋漓汗水，下班照樣變成一隻花臉貓。

小組長動不動就給她臉色看：你看你，像個勞動的樣子嗎？真是死不悔改的資產階級臭婆娘。

這個「資產階級臭婆娘」的稱謂並不確切，當年公私合營時，她並沒有什麼股份，也沒有一個逃到台灣、香港去的資本家爸爸，更沒有代人領過一分錢股息。說起來，她連一個名正言順的老公都沒有，膝下兩個女兒，就只好跟了她的姓，一個叫曾小畫、一個叫曾小眉。

組長是苦出身，習慣把看不過眼的一律稱為「資產階級」。

別看曾畫眉現在倒了架，以前在描圖室時可風騷了，頭髮燙得蓬蓬鬆鬆像個鳥窩，臉上敷了層白粉，白粉上面再塗胭脂。眉毛先用小鑷子拔過，再用眉筆畫得彎彎的。天天翻行頭，夏天一件府綢荷葉領小衫，腰身收得細細的，袖子管短得看見胳肢窩的毛。穿一雙白色的鏤空皮鞋。

天冷，廠裡一式的藍布罩衫老棉襖，她獨穿一件雪花呢大衣，鈕釦大得像碟子，領口立起來。或是穿一件織錦團緊身小夾襖，照樣胸脯鼓鼓的。平時科室幹部下車間勞動，必須穿工裝褲，她的褲腳管也要改小個把寸，一彎腰，滴圓的屁股和大腿線條就繃了出來。

有這樣一個煙視媚行的女人，怪不得廠裡小青工們心不定，眼睛瞄過來、瞄過去。看多了野眼，手上的活計就老是出次品。

曾畫眉躲過反右、躲過四清，文化革命一來，躲不過去了，從清閒的描圖室裡趕出來，下放到最髒、最苦的油漆小組來了。

但是關於她具體的罪名卻又說不清楚，她既不是資本家，也不是地富反壞右，更沒參加任何反動組織，沒寫過反動標語，也沒破壞公物，也沒有偷雞摸狗的事情被人捉牢過。

要說偷，曾畫眉只有偷男人的嫌疑。對了，如果沒這個賊心，你打扮得那麼妖嬈幹什麼？

說道是女為悅己者容。廠裡年近四十的女工，早都已經是黃臉婆了，走路叉著羅圈腿，早上臉都不洗就來上班的，嘴巴一張就是隔夜飯的味道。只有曾畫眉，腰是腰、腿是腿，背影看上去還像個小姑娘，尤其是包在工裝褲裡的屁股，滴溜滾圓，彈性十足。

造反隊裡的男人們舉著《毛主席語錄》，一本正經走過油漆工廠，曾畫眉和一群老阿姨正撅起屁股忙活。見此情景，男人眼珠子撐不牢了，骨溜溜地轉個九十度的彎瞟過來，色迷迷地落在那枚全車間出名的屁股上，好似蒼蠅落在鮮肉上。

出事之後，車間裡眾人爭論不休：到底是男人主動進攻，還是被曾畫眉勾引？先有雞還是先有蛋？造反隊有一套講法，老大媽們又另有一套，更衣室的小道消息更是五花八門，著實興奮了兩個月。

最後結論還是一潭渾水，唯一的共識是：反正是兩個狗男女，自己作孽不夠，還要把人拖下水。

慢著、慢著，我情不自禁，跟著大家一起人來瘋了，故事講得前言不搭後語，把看官弄得一頭霧水。飯要一口口吃的，故事嘛，要像剝筍殼樣地一層層剝出來的。

●

那個男的姓李名福康，復員軍人，是個造反隊的小頭目，黑紅臉膛，目露精光。福康在車間裡司職電工，這電工不但是個技術工種，還是個輕鬆悠閒的俏活計，既不用坐班，也不需要完成定額。屁股後面掛了個電工袋，整天在車間裡逛來逛去，換個燈泡、保險絲。漂亮妹子的機床邊一孵就是半個鐘頭，天南海北地侃大山。

沒事時窩在電工間裡，裡廂有工具箱、衣帽間，還有一張行軍床。門口有塊牌子：「高壓危險，閒人免進」，門一關就是私人領地、神仙世界，睡覺、打牌、做點私生活，或者喝點小酒，沒人來管你。

福康還沒成家，根據他的條件，很有些待價而沽的味道。復員軍人，又是預備黨員，工種好，在廠裡混得開，人長得也不壞。雖然家在郊區，但參加了造反隊的緣故，居然被他在上海搶到一間房子。再加上二級工，每月四十六塊大洋。

對車間裡那些未出閣的妹子們說來，福康簡直是天上掉下來的白馬王子。福康一走近她們工作的機床，妹子們臉紅心跳，腎上腺素一湧，一個勁兒地想去廁所尿尿，又不想放過跟福康搭訕的機會，只好絞緊了腿憋著。（一）